

年

卷

期

13

16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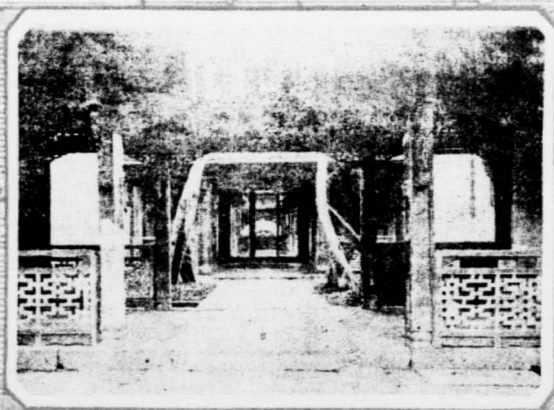
第

# 小 說 世 界

第 三 十 卷      第 十 六 期  
(第 一 七 二 號)

THE STORY WORLD

Vol. XIII No.16 (172)      April 16, 1926



民 國 十 五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上 海 小 說 世 界 社 發 行

中 華 郵 務 特 准 掛 號 認 爲 立 券 之 報 紙

商務印書館出版

◁ 衛生要書 ▷

- 衛生初步 一册 五角  
衛生學要義 個人衛生篇 一册 六角  
衛生新論 一册 二角  
衛生叢書 一册 五角  
陸軍衛生學 一册 八角  
攝生論 上册 四角 下册 三角  
人體生理衛生學 提一册 二元  
胃腸機能保養法 一册 壹毫  
女性養生鑑 一册 五角  
婦女衛生新論 一册 四角  
免疫學原理 一册 五角  
身心強健秘訣 一册 六角

- 家庭防病救險法 一册 一角  
天然生活法 一册 六角  
長生不老法 一册 五角  
因是子靜坐法 正續編各三角  
岡田式靜坐法 一册 三角  
人生二百年 一册 八角  
萬病自然療法 一册 五角  
樂天却病法 上册 五角 下册 各五角  
精神衛生論 一册 五角  
衛生勉學法 一册 四角  
廢止朝食論 一册 六角  
斷食治病法 一册 三角  
(尙有各種不及備載)

# 編者的報告

本期因「蠻人之戀愛」一篇所佔地位較多。所以就將編者自己的作品擠下來了。下期可以預告的。有天笑的「愛情尺牘」。及前回已經報告過的「金蜜月」。

茶花女劇本。於本期結束了。前接徐卓呆先生來函。并附了一段茶花女的跋語。但是那時候茶花女早印好。不及加入。只好把他補刊在這裏。「卓呆按。劇本茶花女。是我十五年前的譯本。當時上海的新舞臺。大舞臺。正演二十世紀新茶花。一時萬人空巷。所以我選了這劇本翻譯的。不料這本稿子。一進了商務印書館編輯所。的門。便在稿子堆裏。吃了十五年的官司。幸虧胡寄塵先生。宛如來了一位清官。把他從監牢中救出來。才能重見天日。豈不是萬分的僥倖啊。但是我自己把這舊譯本讀讀。實在覺得譯筆太幼稚了。無怪要受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啊。」編者按。我實在因為喜歡讀徐先生的作品。所以把他從許多已經購買了的叢雜的存稿中。尋了出來登載。這些存稿裏。固然是不好的。或過時的居多。但是好的被埋沒了的。也有。倘然有了閒工夫。還要清理清理。不過卓呆說我是清官。我那裏敢當呢。至於茶花女的故事。在今日仍是很時髦。人家方把他攝成影片。這個劇本。也可當看影戲的參考。決不因時間關係。而失了他的價值。

# 小說世界

第十三卷  
第十六期

## 目錄

圖	插	封面
沙浮聽琴圖	帆影	曹娥廟

### 文字

編者的報告

編者

真愉快

唐小園

蠻人之戀愛……………橄欖生

舊書店主人……………蘇兆驥

小律師……………叔異

種月季花之一得……………安命

茶花女(劇本)(續)……………徐卓呆

勞苦世界(長篇小說)(續)……………伍光建

★……………★

<p>告</p> <p>方面革除他的壞處。一方面發揮他的好處。一方面對於中國文學。一方面補助通俗教育。(2)</p>	<p>附</p> <p>賞。一方面指導社會。理論。一方面供人欣</p>	<p>補白</p> <p>世界三大怪物 小詩</p>
--	-------------------------------------	--------------------------------

★……………★



# 為母親所鍾愛者

此美麗可愛之小女孩曾經軟弱無力每多疾病及試服嬰孩自己藥片即獲治愈現已強壯活潑矣

浙江杭州婦女旬刊社營業部何慨秋女士來書云小女毓芬今已二歲在母腹中因適遇母生重病危急萬分幸醫治得法轉危為安而生產之後小女受此影響即時有疾病此均

因先天不足延

醫服藥已多次

未見大功效不

安眠飲食不思

稍遇寒涼即寒

熱時作家人焦

急之至幸閱報

中見貴公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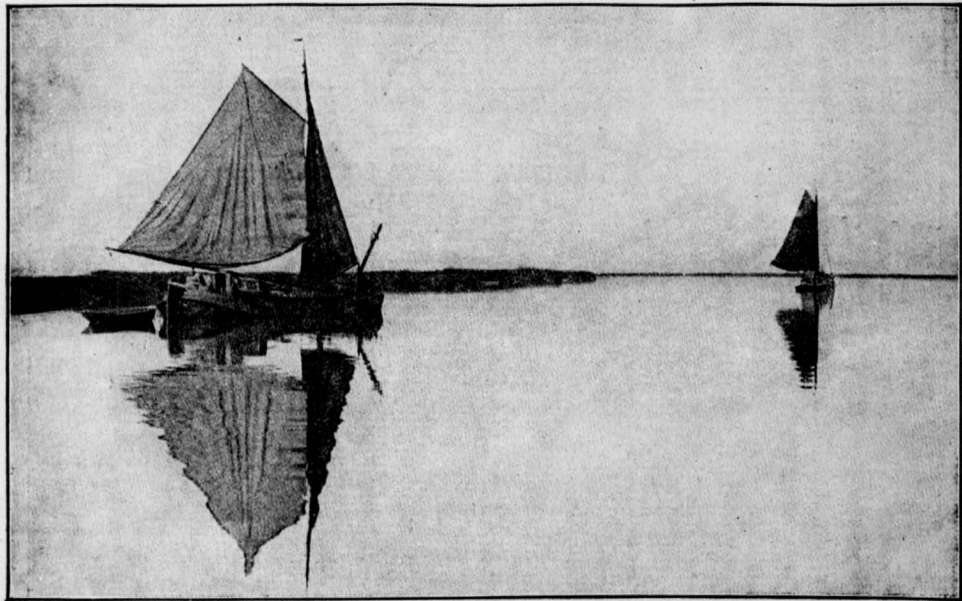
嬰孩自己藥片



之奇功故即先為試服少許果真名不虛傳旬日即見功效因此作為常服之品百病均除身體亦日見強健闔家均極欣慰嬰孩自己藥片乃是嬰兒及小孩特製之品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帆

影



Riding the Waters above the towns of Holland.

荷 蘭 海 濱 村 鎮 之 潮 來 時



沙 浮 聽 琴 圖



按沙浮(Sappho)爲古代希臘女詩人。  
生於西曆前六百年。此其聽琴圖也。



# 真愉快

## 小圃

東方初白，紅日尚未上昇之前，新城縣平景小學的校門，尙嚴嚴的閉着，像是睡得正熟，還未睜開眼睛一般；可是那校門前，已經有一個特別勤勉的小學生，立在那裏，等候開門，已經多時了。

這小學生，名叫呂慰慈，是平景村呂節婦唯一的獨子。他的家境，雖然是十分的貧窮，但是他所受的家庭的教育，卻十分完善；所以他懂得光陰可貴，在校門未開以前，已經來到多時了。

他躡着一條小腿，眼望着門前的槐樹，祇見那槐樹的葉子，帶着很疲懶的神色，往地面上落着；及至落到地面上，被曉風一吹，有時把分散的，硬給聚積在一處；也有時把聚集在一處的，硬給分開；這些槐葉，在曉風支配之下，像

是一點兒自主的能力都沒有；所以呂慰慈看了多時，感不到甚麼興味，於是他的眼光，由地面移到天空去了。

此刻的天色，如同藍寶石一般，純淨清明，看不見半點遊雲；祇見一隻寒鴉，寂寞無聲的飛着，卻使呂慰慈小小的心中，頓生一種特別的感情。他凝目望着牠，見牠的黑影，漸漸的縮小，終至或一個小小的黑點。

呂慰慈正在凝神息念，仰望太空之際，忽覺大路上，有行人腳步的聲音了；他一聽到這種聲音，他目中正望着的那小小的黑點，便拋在九霄以外去了。

他以爲這腳步的聲音，必是又有同學來了；及至向大路上一看，原來是一個旅客，牽着一匹栗色的馬，緩緩的走來。

這旅客，走到槐樹之下，便止住脚步，先把手中牽着的韁繩，繫在槐樹上；然後把馬背上的口袋抱下來，解開口袋嘴，露出很充滿的草料，放在地面上，餵他的馬。他卻倚着槐樹，坐在地下，由腰間取出煙管來，裝滿了煙葉，然後用火鏈和火石，敲出火來，把煙點着，緩緩的吸着，像是很從容不迫的樣

子。

那馬，低着頭，就着口袋嘴，享用牠的草料；祇聽牠的口中，噉吱噉吱的作響，可以料定必是香甜適口了。

正在這個當兒，忽然從對面菜園子的籬笆裏，擠出一隻瘦狗來。這瘦狗，很興奮的，越過大路；及至將要走到馬的近旁，卻又遲疑不前了。

那馬仍然是噉吱噉吱的吃着草料，仍然是香甜適口。瘦狗用兩隻眼睛，望着草料口袋，屢次要走過去，又屢次的停住，到末了，大約是牠已經有了決心了，居然走到口袋的近旁。但是那馬看見瘦狗過來，便把前蹄舉了一舉，又把尾巴搖了一搖，於是那瘦狗，立刻退回去了；退回去以後，仍然是依不捨，仍然是且行且止的向前移動；牠的鼻子，向地面上嗅着，牠的眼睛，卻向那口袋釘着；揣度牠的意思，似乎是要襲取那口袋裏的草料。偏偏這個當兒，那旅客的一管煙，已經吸完，手中拿着煙管，用力一磕煙灰，那瘦狗吃了一驚，不由得又退回去了。

旅客的煙吸完了，馬的草料也吃飽了，於是旅客把口袋嘴，用繩繫緊，馱在馬背上；又從槐樹上

解下韁繩來，牽着馬走了。

瘦狗一邊望着那已經起程的旅客，一邊向槐樹下走着，牠來到樹下，嗅了許久，雖然看見地面上有些零零星星的草料，但是全非牠所需要的食品；所以牠非常的失望，懶快快的臥在樹下，大約牠許是哭了。

呂慰慈的小心裏，實在是忍不住了，他覺着這個瘦狗太可憐了；他於是他向着瘦狗，口中啞啞作聲，（北方人喚狗之聲）想要周濟牠一番。

瘦狗聽見啞啞的聲音，像是出於意料以外似的，立刻兩耳直立，東張四望了一番，然後立起身體，急急忙忙的，向呂慰慈奔來；但是奔至中途，忽又停止，像是不十分相信的樣子；及至聽見啞啞的聲音，確是從呂慰慈口中發出，這纔敢逕直向前，牠的鼻子，不住的作響，牠的尾巴，不住的動搖，最後把前腿一屈，前腿一拄，坐在地下了；牠的眼睛，卻釘住了呂慰慈的面孔。

呂慰慈從肩下的書包中，取出一個小紙匣來，心中想道：『這是母親給我做的午飯哪！一個倭倭頭，一個饅頭，分一個倭倭頭給牠充饑罷。』於是從紙匣裏，取出一個倭倭頭來。他先把紙匣，依舊收

在書包裏，然後把那倭倭頭，掰成雜塊，一塊一塊的，拋在地下，餵那瘦狗；不大的工夫，一個倭倭頭餵完了。

那瘦狗，吃了這個倭倭頭，雖然不飽，但是牠的心中，已經是十分感激；所以牠圍着呂慰慈，嗅了又嗅，並且用牠的舌頭，舐呂慰慈的皮鞋，又假裝的啃呂慰慈的袴腿；大約牠所能表現的感謝徵象，全都表現盡了。

「爸爸！爸爸！爸爸！」

王小三兒赤着一隻腳，穿着一隻破鞋，一邊喊着，一邊哭着，沿着大路，向小學校走來了。

王小三兒是本村最沒受過教育，最惹人厭惡的孩子，所以呂慰慈是不敢和他親近的；不但不敢和他親近，每逢遇見他的時候，簡直的不敢和他說話。原來王小三兒是鐵工王二虎的兒子。這王二虎除了做工以外，便是飲酒滋事，他的妻子，是被他氣死了，他的兩個大兒子，是被他打跑了；王小三兒是他最鍾愛的，也不過同餵牲口一般，每天給他兩頓倭倭頭吃罷了；祇管餵養，不管教訓，所以

這王小三兒，終日任意的胡鬧，簡直成了一個小魔鬼了。

呂慰慈深知王小三兒是個壞孩子，向來不和他說話；但是今天見他這種可憐的樣子，不由得引動了一點同情心，所以不加思索，便向他問道：「王小三兒，你怎麼啦？」

王小三兒在他那黑泥深厚的臉上，抹着眼淚，說道：「找我爸爸呀！我昨天早晨，也沒吃飯！我昨天晚上，也沒吃飯！我今天也沒……我找我爸爸呀！」

呂慰慈問道：「你爸爸往那裏去啦？」

王小三兒說道：「我爸爸呀，他逃啦！」

呂慰慈說道：「你是胡說，你爸爸爲甚麼逃呢？」

王小三兒說道：「他是逃啦！也許是藏起來啦！他偷工場的寶貝啦！工場正捉拿他呢！他偷寶貝，換酒吃，他可餓着我呀！」

呂慰慈說道：「那有這個事，你不要胡說呀！」

王小三兒說道：「他是偷人家的寶貝啦！他逃啦！他藏啦！是真的！張瞎子對我說的！工場的三老

板也是這樣說的……他餓我一天啦！他餓我一夜啦！」他說着說着，便大哭起來了。

呂慰慈心中想道：「可憐哪！照他平日的行爲看起來，恐怕全村的人沒有一個人肯周濟他罷？」

呂慰慈正在思索之際，王小三兒的哭聲更大了，並且大聲喊道：「爸爸！爸爸！餓死我啦！你做賊！你做賊！你做賊！可教我挨餓喇！」

呂慰慈聽了，連忙說道：「你不要這樣說！你不要這樣說！做兒子的，怎麼說父親做賊呢？你不是餓嗎？我有饅頭給你吃，可不許再說父親做賊啦！」說着，便從書包裏，把那一個饅頭，回出來了。

王小三兒一見饅頭，伸出手來就搶，搶到手裏，便拚命往嘴裏填。

呂慰慈說道：「你何必搶呢？你慢慢的吃罷！我斷乎不能奪回來，你祇管放心罷！」

王小三兒滿臉現出笑容來了。他不會說感謝的話，可是感謝的意思，已從他那哭後的笑容裏，完全表現出來了。

紅日東昇，呂慰慈的同學小友，在校門前，越聚越多。那校門一開，便像一羣小鳥似的一擁而入。天將正午，本村鐵工場的汽笛，引着極長的聲音，傳送到全村；嘩哪，嘩哪，小學校下課的鈴聲，也



傳送到全校了。

凡是住家離校較遠的小學生們，全都把自己帶來食品，取出來當做午餐；他們一同吃起來，莫不香甜適口。

呂慰慈也把他書包裏的紙匣，取了出來，剛要揭開匣蓋，忽覺那紙匣重量甚輕，他纔想起早晨在校門前的事來，自己也覺着好笑；但是他的眼前，現出兩個幻影：一個是瘦狗，一個是王小三兒。

他像是看見一個瘦狗，圍着自己身邊，嗅了又嗅；又看見牠用舌頭舐自己的鞋，用嘴啃自己的袴腿；於是他的心中，非常的愉快。

他又像是看見王小三兒，用兩手捧着饅頭，往嘴硬填，滿臉帶着哭後的笑容；於是他的心中，更覺愉快了。

此時呂慰慈的心中，充滿了愉快，把腹中的饑餓，完全忘了。他自言自語的說道：「愉快呀！這是我從來未曾領略過的愉快呀！真愉快！真愉快！」

他滿臉帶着愉快的神色，緩緩的踱着，向運動場去了。

(完)



棕欖玉容霜之

效用

敷粉之前。若先輕擦玉容霜。必能分外鮮艷。不含油質。皮膚多油者用之最宜。保護皮膚。不受風日之侵。而免起縐及雀斑膿疹等病。已患者能即消除。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啟

甲(2)

# 實 質 之 保 障

談保障者，莫不言勢力，以爲有勢力，則保障必然可靠，殊不知勢力不能久存，一旦衰落，保障亦隨之而去，况即以勢力論，有實質之勢力，方爲真勢力，至於儲蓄，原以錢財爲主，故儲蓄會之實質，即在錢財，儲戶按時以所有之錢財，付諸儲蓄會，儲蓄會收集儲戶之錢財，處之穩固之地，開獎付款，到期還本，以及會單隨時可以抵借現錢，方能可靠，是保障儲蓄者，舍錢財外，別無他法，本會保障儲款之財產，日隨會戶而增加至上月止，已有一千二百餘萬之鉅，是本會實質上之保障，其力量之偉大，無可比擬，斷非其他假借名義勢力者所及，凡有存心儲蓄之人，欲求保障之實在者，請即速來入會，此佈。

詳章函索即奉。

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七號

萬國儲蓄會



# 蠻人之戀愛

橄欖生譯

Jungle Love. By "Prince William of Sweden."

吉朗珂的心，被愛燃燒着了。現在當晨曦初動的時候，他正穿着熱帶叢林，向岩加拉的郵屋走去。他步履輕逸，兩腿好像精鋼似地富有彈性。他全身昂藏精健，偶然有從叢榛密葉中穿進來的日光，照到他的肩臂，他身上就發射出黃銅般的光耀。他赤着的雙足，在露珠濕潤的草中穿行，敏銳地避去荆棘，避去鋒利的粗石。腰際圍着樹皮布裳，繫住這布裳的是一條藍玻璃珠穿成的腰帶。在他頸上，也掛着同樣的珠串。他的手腕，帶着光滑的金屬細錫，右邊腳跟上帶着古老的部落徽章，很工

巧的銅質鈎子，鏤着兩隻扭絞着的巨象，表示忠勇。吉朗珂左手執弓，弓上飾着數簇猴毛，右手攜着一束針利的毒箭。他高抬着的頭，是新薙過的，只有腦蓋上，斜梳着一簇頭髮。這是戰士的標識，顯示着他是參與這部落中的比賽，是個重要的人了。

猴子們在樹末喧譁着，或者是對那個拙笨的人猿嘲諷，笑他慣在地上人行。啾啾的羣鳥在低亞的樹枝中鼓翼跳蕩，牠們的翅膀似磨光了的金屬般耀着光。白蝴蝶款款飛過，逢枝而住，彷彿是一球小小的野菊花。被大柱似的樹桿支撐着，這太古遺剩的森林的巨幕，在這熱帶烈日下，把動植物都蔭蔽住。

然而猴子，松鼠，羚羊，都不致於爲吉朗珂的弓矢所厄，因爲他的思慮，却牽掛在別處呢。他的思慮，早飛越到岩加拉和她母親所住的茅屋裏去了。

岩加拉做過他的遊伴，他倆曾經同小孩子一樣地嬉戲過。他記得他怎樣地故意把她激怒，他記得當她因爲脚上生了刺，哭了，他曾經怎樣地撫慰過她。現在呢，岩加拉已經不是孩子了，但是還不是個婦人。肢體圓潤的她，正在荳蔻年華，正是婦女一生，最令戀人傾慕的時期。

吉朗珂早決意速行勿延，免得別個情敵把她奪了去。他的哥哥鮑勃，也做過她的遊侶。鮑勃願望怎樣，他不知道。好在吉朗珂偷偷地走出茅屋時，他哥哥還酣眠未醒。

清晨露冷，將止未止的曉風在樹枝中吹牠最後的樂聲。吉朗珂在他精神抖擻的時候，於這林中取了一條迂徑而行，想把他過分的氣力使去。筋絡震跳着，全身機械似地動着，他內心充滿了愉悅。情感膨脹了他的胸懷，他預想着他依着求婚者的儀節，與岩加拉會晤去。

最後他走近林邊了。他可以聽見村犬在叫了。不久，他就走到一塊稻田裏，田後就是那個小小村落了。

村裏只有幾所小茅屋，列成一個半圓形。這些茅屋，都是圓錐形的，是用那太陽曬枯了的草蓋成的。在這半圓形中，男子都坐着吸煙，婦女們椿着白裏的殼或樹皮。衆屋之中，有一所最大的茅屋，高立着一扇草編的門，就是岩加拉的屋了。她的父親從前曾經是邨中的哲人，一切會議中，他總做過首領的。

吉朗珂走進了曠場，就看見岩加拉坐在門外一張小檯上，同一個男子講着話，他起初不曾看

出他是誰來。她穿戴着彭土種婦女的普通衣飾。一個大鐵環套在她頸上，她美麗的臂膊，細長的腿，都繞着許多精銅的鐲子。她從來不曾有今天的婉美可愛過。吉朗珂急切地同她招呼，而使他大驚疑煩惱的，是他發見這位同她講話的人就是他哥哥鮑勃。

「你在這裏做甚？」吉朗珂喊道。

鮑勃不答，靜靜的坐在那裏，向遠處望着。

「你在這裏做甚？」——就是一隻象走到面前，也不會用鎗去刺的你，在這裏做甚？」於是岩加拉極溫和地笑了笑，她牙齒似編貝般露出來。

「他對我說，說他爲了一件極緊要的事情而來，但是他不說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或者你能夠幫助他。」

「是的；然而我，和他一樣，也有些正事要說呢。」

「好，你們倆可以一道坐在蔭中，我可以在旁諦聽。你們又可以互助。」

「我是不需幫助的，」吉朗珂宣說，他使雙目久注於她的鮑勃面朝自己，「我自己的事情，我

自己會得料理。一個人在林中，就會成一個丈夫。你不妨坐在屋子裏，同婦女們閒談，不過我，一個戰士，還是蹣跚獨行的好。鮑勃，你聽着，你比我年長，你有先發言的權利。但是你倘然儘囁不說，你就錯過機會了。」

鮑勃仍然不響，但是他目光中有些火光，他龐面上也顯出一種神情，使吉朗珂見了，同懼怕敵人似的怕他。

「到底爲了什麼？」岩加拉噴道，「是惡鬼把你弄啞了嗎？快講！我要擊殺去呢。」

「我就要——」鮑勃開始說道，但是他停止了。

兩兄弟各向別人眼中望去，都知道對方是知道了。雖然他們性情迥殊，他們幼時是常在一塊兒的。彼此是同憂其憂，同樂其樂的。實在的，他兩兄弟是極好的伴侶，別人竟因此挑撥他們過。只是在近幾年裏，吉朗珂在林中打獵，鮑勃却在屋子裏留住住着吸煙。彼此都暗暗裏把岩加拉當他自己的伴侶，到現在，他們願望的路徑果然交叉於一點了。

「你講吧，」鮑勃道；「你會說得多。」



吉朗珂就講起來。但是他語聲中帶着一種悲音。他心中很難過，因為他曉得他的哥哥現在變了他的情敵了。「岩加拉」他說，「那隨處存在的大神，雖然沒有一個人看見他，已經把我們爲了同樣的事情，在同一的時候，驅使到這裏來了。倘使我的腳不會被惡鬼們迷住了，我恐怕早到這裏。然而鮑勃是先到的。岩加拉，你已到適人的時候了。我需要一個婦人替我生男育女，替我種穀，替我弄吃食。鮑勃也有同樣的需要。你曾經做過我們的小伴，但是一個男子是要愛情的。我們倆都要你。現在，我們把彼此的命運都放在你的掌上，請你揀選吧。」

吉朗珂朝他兄弟看了一眼，看見他當他說完這長篇的話以後，恭恭敬敬地點了一點頭，若在他呢，這長篇的話是永永說不出的。

「不錯，你揀吧，」鮑勃說了。

現在她曉得這問題是嚴重的了。微笑離去她的嘴唇，她的神情，也不復孩子似的了。她已經提醒過來。她知道她已經把這兩人的戀愛引起，想起這兩人的幸福或失望，都繫諸自己一擇之間，她又喜又悲。她朝她兩個候補者看看。一個是生硬重滯的，動作遲緩，並且好像有些深思多慮的樣子，

但是他是一個良善而可委終身的人，而他的面貌，若在沉思時，是很美妙的。一個是具有戰士的標格，有敏捷的舉止，有坦白的情性。他全身暗示出一種不可馴服的豪曠。她不知道如何選擇法，因為她對於兩人，是同樣珍愛的。

她也許要鑄成錯誤。她隨便揀了那個，她也許要發見自己仍然想望着別一個。她無論揀了那一個，她就使別一愛者不歡的記憶，終足以損傷她的幸福。小岩加拉從來不曾處過這樣為難的地位。她深思着這問題，覺得有一件事必得立時做了方好。忽然，這陰霾已退。她已經決定了。但是當她宣布她的計劃時，她的語聲裏，有一種震顫。

「我愛你，鮑勃，我也愛你，吉朗珂。你倆以外，沒有人是我所愛，你倆以外，沒有人可以做我伴侶。你，鮑勃，有長子的權利，有最恬靜的懷抱，有最富厚的遺襲。你，吉朗珂，有戰士的果毅，你血中有山林的健康，你靈魂中有明和的陽光。對於我，那一個更好呢？我不知道。只有一個人能夠說明這個——那個卜未來的人。你們且到卜者那裏去，讓他用法術告訴你們。我現在允許依他的決斷而行，並且懇求你們也這樣。」

「好，」鮑勃簡賅地說，「這法子很好。我允許了。」

「我一定不失信，」吉朗珂說，「新月初上時，我們就到他那兒去。」

兩兄弟一道回家去。「對於這事我很感謝你，」鮑勃好久不則聲，此時說了。

「倘若我早曉得你要她，我也不會躡入這條路去了，」吉朗珂說。「岩加拉不錯的。問那山上老者去，是再好沒有。但是我們二人中，不得她的，就該怎樣呢？」

「那末他就該遷移到別個邨裏去，」鮑勃回答說。

「不對，他應該到樹林裏面去。」

「讓我們看是了。」

「我不再看了，」吉朗珂咕囔道，他心中充滿着惡劣的預兆。

幾天之後，彎彎的織月，在樹杪高懸起來了。蛙在水窪中鼓吹，狸狽像夜啼兒地叫着，螢火蟲在豐草叢中往來飛逐，彷彿似野燒的火星。那天晚上，這兩個兄弟兢兢循着上山的路行去。路很遙遠，而且彷彿是不可通行的。他們帶着火把，然而火把的光明，在這草木茂密的路上，却不能照得怎樣

遠，路的兩傍，全是古木森森，陰沉猙獰而可畏。

在這森林中，本住着夜出逐人的惡鬼。沒有一個人，獨自冒險到此地來，尤其是在新月之下，因為那時惡鬼們是最活動哩。就是同一個人結伴同行，人家也不能放心。但是鮑勃和吉朗珂都答應過，而且他們的話是很有信的。所以連如此月夜，如此可怕的鬼怪，也不足使他們裹足不踐其言了。

好幾次，當一些藤蘿纏住他們臉兒，或者一些樹木的殘桿同生物一樣地映入眼中，他們就害怕，不走起來。有一回，一隻小羚羊從林中跳出，把鮑勃嚇得幾乎將火把丟掉。吉朗珂——要不是他眼明手脚快——早要踏到一個正在伺食的毒蜘蛛身上去。但是他們一步一步地前進，等到他們覺着地漸漸向上高起來，就知道他們已經到了山脚下。現在又只得在火山石上爬行，並且好幾次，迎面遇着了懸崖削壁，無奈再找路把這崖壁繞過了再走。最後，他們始到一塊高原上。

術者的茅屋是被一帶竹籬圍繞着，籬上夾雜着一些阜角樹及仙人掌的蔓枝。從外邊看來，一個生客不會知道這屋子裏的主人，是與鬼交接的。他坐在一蓬火的前面，吸着菸管。在這閃閃火光中，他的面皮好像有許多深陷的縐紋。一縐飄拂的灰髯掩蔽了尖銳的下頷。他的頸上圍着一串辟

邪物——一些獸角，一些人齒，一些虎爪，幾塊枯骨，以及幾顆玻珠。他的肩背上，還有一塊用白貝殼爲緣的獸皮。他的面孔和身子，都點着白斑，遠遠望去，這些白點竟好像是不附着在他身上的。

兩兄弟戰戰兢兢走到這可怕的人身邊。既然走進柵門，他們就跪倒在地，向他膝行而前。這老人一動不動，只靜靜注視到火焰中，吸着他上面有猶太文的長菸管。

吉朗珂剛要把他們來的目的告訴這卜者，他就攙言道：

「你們要法術的決斷嗎？我能夠在火焰中看出來的。」

他的語聲十分尖銳而冷酷，這聲音已使兩人出了一陣冷汗。分明這老人對於他們所要求的事情已經統曉得了。他倆平時也聽人說他，說他能夠洞燭人肺肝，看出他的隱秘，能夠呼風喚雨，能夠預知未來，能夠醫傷治疾，又能同空中鬼神談話，現在幾乎要全信這些話了。

後來，吉朗珂壯了壯膽子說，「我們同愛一個女人，她同樣地愛我們。但是她只可嫁一個，所以她使我們到這裏來取決於法術。」

這術者頭也不抬，答道，「那麼你們有什麼禮物獻給鬼神？」

「一塊羊皮包滿了穀，兩塊松鼠皮，還有一些鮮牛乳。」

「這個很好。骰子可以擲了。」

他從辟邪珠串上取下一塊骨頭，從袋裏撈出一撮種子；把種子撒在火上，把骨頭放近火焰，近到再近就要燒着的地方爲止。於是他又把一隻泥鉢放在兩膝中央，把一片香蕉葉放在身邊。

火熊熊燒起來，唧唧地爆出閃光。濃煙中有一大陣火星亂迸，濃煙漸漸厚起來，把術者的臉都遮住。但他兩人仍能聽見他尖厲地念着咒語。他把火撥了又撥，再把米粉撒在火上。歇了一歇，那塊骨頭碰到鉢底，鏗然響出來。

當濃煙消去時，他們看見術者拿着這鉢，鉢上用香蕉葉覆着。

「鮑勃是兄，」卜者念道，他手搖着鉢兒，鉢中的骨頭碰擊了鉢邊，拍拍響了。「鮑勃宜得此圈。雖得圈者，就等着她。說呀，阿來母大神，說呀。」

老人把瓶放下，念了一些咒語，又把香蕉葉放過一邊。「看，」他說，「阿來母已經說了。」

兄弟齊向鉢中看去，看見骨頭上有一個古怪的圓圈形。吉朗珂覺得彷彿有一枝矛貫穿了他

的腰。他不則一聲，只向那塊辟邪骨看看，牠已經把他一生幸福斷送了。

「拿住這個，」卜者對鮑勃說，「拿在手裏，讓我來念再後的咒語。」

鮑勃緊執了這塊骨頭，但是牠熱得燙手，他手抖了。

「你要得一個女人，就要知道怎樣忍痛，因為愛情的焚燒，比着火的煤還要利害，而且，怨恨比野燒還可怕。女人是火把，男子就是被火把引燃的野草。但是，你有你自己的火把，可以與她的相配。要兩個火把的光燄齊沖到天，愛情纔算完全。現在你帶着手裏的印紋回去就是，這印紋會證明鬼神已經說了的。」

鮑勃把骨頭丟下，他看見自己手中已經深鐫着圈兒的輪廓，一生不會褪去了。

但是吉朗珂，他覺得一大片黑暗壓住他的靈魂，對卜者說道，「我將怎樣呢？沒有她，我活不成了。」

老人朝他看看，窺他的心思，他心裏的隱秘，一齊看得很明白。他看見那本可蓄蓄出偉大的愛的根苗，他看見那已經撒播狼莠的「失望」，佔據在本來衆花燦爛過的心田。他憐憫吉朗珂，對他

說道，「月兒圓了的時候，到河對岸獻祀神祇的地方去，對空中的鬼神禱求大火。或者他們會聽見你。」

於是老人離去兩客，走進茅屋裏去。他們在殘燼邊等了一回，見他不來，就點了火把，起身回家去。一個是心中充滿着愛的光明，一個是心中充滿着失望的黑闇。未到家門，一鈎銀月已經向天際沉下了。

結婚的一天，安排了豐富的筵席，因為鮑勃是一個會長的兒子，而且他的部落是境內最貴顯的一族。部落中每所茅屋上，都挂着一些新鮮的藤蘿，新郎的門上，又有一束百合花懸着。

岩加拉領了她全村的人，送禮物到鮑勃這樣富有的人家裏來。他所有的牛，比全村任何人要多，他又有極大的窖藏，埋着銅絲，玻璃珠。有些人說他把這些東西藏在茅屋之內，有些人說是藏在一個樹林裏面。

鮑勃借了他的朋友們，同岩加拉相見於兩村的中途。他們腰圍着新樹皮布的下裳，身上塗着



光可鑒人的油脂。吹簫打鼓的樂師跟着他們。婦孺們，在村中等着，散花擲米於新娘身上。她美妙地含笑而來，身上玻璃珠光閃閃，排列成圖樣，好似她黃銅色皮膚上的貼肉嵌工。一轉轉的珠帶圈住了她的頭。光彩照目的銅圈，套在她袒着的手臂及腿，她的下嘴唇已經穿了一個洞，帶着一隻草做的環子，表示她已爲人婦了。光油油的胸上，束着一條狹的布帶，前面掛着一串玻璃珠流蘇。她背後還有一蓬細草紮就的飾物，好像良馬的飛動的尾巴，隨着她輕逸的脚步，搖動起來。

向晚，在火傍舉行部落中人的結婚跳舞。這是一種蠻野愛情的娛樂法，夾雜着興奮的鼓聲，和婦女們尖銳的歌喉。老老少少都引滿了米酒，慶祝新夫婦的酒，愈鬧而愈利害。直至賀客都爛醉了，方纔罷宴。男男女女昏昏地爬行到他們朋友家茅屋裏去，或者就在露天底下躺下了。這熱帶的夜涼徐徐籠住了全村。青蛙開始在水潭中鼓吹起來。圓圓的明月，在柔輦如絨的中天高駛。鮑勃和岩加拉在他們自己的門口躺着，鎮天的鬧宴，使他們累極了。新娘的玻璃珠及首飾都放在地上，月光下注，晶瑩奪目。她坐了起來，拿一串玻璃珠在她手上纏糾住，說道，「親愛的，我要把我的愛情糾纏在你生命上，和這串珠纏住手指一樣。我的眸子，無論何時你要測量牠們的深淺，總要像這飾子一樣

地燦耀。你看珠子鏗鏘而鳴，我的話也將鏗鏘而鳴，在你心中得到回音。但是有一件事使我煩惱，恐怕我不敢——」她忽然停止不說，垂首至臆。

「你說出來吧，」鮑勃道，「如此清宵，你我之間，應無所隱秘。」

「就是這個，」她吱唔說，「今天我全不曾看見吉朗珂。你可知道他在那裏？」

「不會，」鮑勃焦灼的回答道，「近幾日裏，他走走來來，和在做夢一般。他鎮天在林中遊蕩，到了晚上，靜悄悄的似鬼一樣，溜進茅屋中。我會同他講講話，但他不願意回答呢。」

「我很替他不安，」岩加拉歎息說，「好如我要爲你而感歎，倘然那術者的骨頭擲到他的一邊。」

「但是這事好似很不錯的啊。那老人說圈兒是屬我的。現在你看。」他就把他鬼神加過紅印的一隻手給她看。

「是啊，」岩加拉叫道，把他焦印過的手貼到她柔輦的頰上，「只有你一個，只有你一個。我們的日子將如喜宴一樣的歡欣，我們的晚上將爲愛樂後之靜息。阿來母大神，將要使我們的母牛得

吃豐美的芻，使牠們乳中充滿了鮮乳。阿來母又要使野蜂飛入我們蜂房中，釀成蜂蜜。我們更無別種奢望。但是吉朗珂很可憐，因為我們的幸福之途，於他心中已成泡影了呢。」

「我們也是沒法，」鮑勃喃喃說道，「然而吉朗珂仍可與我們同住一家，等他得了一個婦人，然後分開。」

他們雙雙坐着，靜看着流螢在草中飛舞。「我想他今天會歸來的，」她說，望望南十字星，已經橫斜於樹林之外，「夜深了。」

「倘若他不來呢？」

「那麼他不來了。或者他還是不來的好。」

「看呀，」鮑勃指着樹林說，他們看見那裏有火焰的舌兒在搖曳，「那個是什麼啊？」

「鬼呢，」岩加拉低語道，「讓我們把門兒掩上了，散些米粒在地上吧。」

「但是，等着吧，」鮑勃說，「這樣美麗的火必定是善鬼的工作哩。惡鬼是聽得見看不出的。」火焰騰高起來。牠變成一條藍白色的銀箭。牠又擴大騰然起來，似火柱般巍然立着。鮑勃看察

出這火燄所在，就是隔河獻神處再過去的地方，他於是想起，想起那位卜者的話來。雖然那時他不會知道他這話的神祕的意義，但是到了此時，他就疑心這話就是指點這火的怪現象了。

他低語道，「吉朗珂在那裏呢。」

「那裏？」

他向火柱指指，這火柱現在好像在左右搖曳。牠彷彿是有一種用時時變色的原子組成的織物，這織物不住地沖向上面。一會子，這火柱底下的光亮開始暗淡下來。那火柱就好像與地面脫離了一般。牠在天際浮泛了一陣子，就飛行到衆星中，那裏，牠又與銀河邊耿耿的光霧攪和在一起了。夜又黑闌。月已西沉。火螢蟲的微燄，已經不見。只有青蛙的鼓一吹聲，破了萬籟無聲的寂寞。

「這是什麼呢？」岩加拉偎近了鮑勃說。

「我要對你講，那個卜者所說的話。」

他們倆走進了茅屋，把門緊閉了。

當他們合歡之夜過去以後，岩加拉同鮑勃起來閒遊，走到隔河祭神處。大自然都欣欣而有生

意。高莖的山梗草迎風而顫動。嚶嚶的小鳥們在草上亂叫。藍衫白裕的蝴蝶，飛來飛去。一隻松鼠在枝上穩藏處咀嚼，在松風謾謾的樹葉之幕的下面，一隻獼猴大步飛跑着，快得使人不信。但是這對愛人的心，却不被林中的美，林中的奇所分去。他們直步向前，在那塊祀神之石。等到他們遠遠望見了這塊石頭，他們立時曉得已經發見那火柱的出處。石之周圍，綠草已焦。那裏有一層薄薄的白灰，以及一付可怕的骷髏，一半已經變為殘燼了。在那細長的枯臘旁，放着一隻精鏤的銅環，刻着兩隻互扭的大象，這就是那古舊的部落徽章，表示忠勇的。

他們記起那個卜者對吉朗珂所說過的話了。他們曉得這就是愛——這偉大不滅的火燄——愛已經把牠的犧牲者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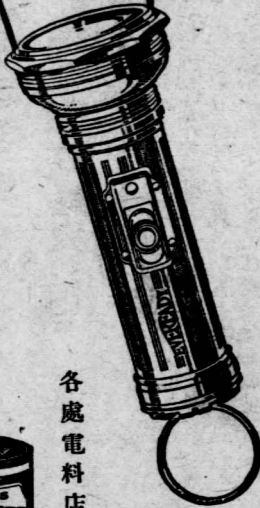
靜悄悄地，他們走到河中洗了浴。歸家之後，他們三天不吃東西，因為他們的茅舍是在「守制」。然而四天以後，他們又重見天日，快樂地享他們的生命與愛情。

(完)

# 永備電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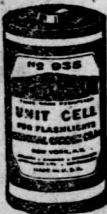
穩妥  
經久  
可靠

永備電筒為電筒中之最新最完善者並經試驗確實用之定能經久滿意應請用此電筒之先進——



各處電料店均有出售

美國  
紐約  
美國  
永備廠製造



永備標準  
電池各種  
電筒中無  
不適用

永備電筒  
無線電機中應  
常用永備無線  
電池

# EVEREADY

740

東方又713(11)

# Quaker Oats

食物中何物  
為強筋健骨  
之最佳者？

四、桂格麥片。

桂格麥片對於人身強筋之能力較米多二倍較肉多三倍而堅骨之能力則一碗之桂格麥片足抵九碗之飯且尙能增人氣力助人發育孩童發育未全需要正切桂格麥片萬不可不食其味鮮美而又易消化不論老少咸極相宜

桂格麥片之罐形雖較市上平常之麥片罐爲小但其罐內所儲之實量則獨多此乃由於裝儲之鬆結無關外形

上海黃埔路  
二十四號  
香港雪廠  
街第五號  
美商同益洋行  
經理


各處百貨店均有出售

婦女雜誌(六)



# 舊書店的主人

蘇兆驥



十字街口有一引舊書店。店裏面堆着一屋子的舊書，有的插在架子上，有的攤在桌子上面，大都是被很厚的灰塵遮滿了，有些書上的題箋的字也晦暗得看不出來。架上的書，西書要佔多數，擺在桌面上的，只是些殘缺不完的本國書，殘碎的書葉，蟲咬的痕跡，都增加牠們的不幸；還有些過時的雜誌，好像隔日的報紙，毫不能引起人的興致。店的左面是個水菓攤，時常有一羣

兒童聚集在門口。他們眼裏含着烈熱的希望；就是成人們看見了可愛的果子的顏色，也都要買點回去。店的右面是一引紙煙店，走過的人常常在門口停了足，掏出身邊的錢去買捲煙，潤綽的人借吸煙做消遣品是固然多的，就是做工的苦力和沿街向人伸手的乞丐也喜歡光顧這紙煙店，當他們啣着一枝煙走出店門的時候，面上顯出無限的愉快和安慰。只是這引舊書店沒有什麼人過問。

店主人差不多有五十歲了，照他的鬚鬚論，他



好像有六十歲了。他鎮日坐在黑暗的屋角裏，守着沉默的舊書和抑塞的空氣。他坐在一張椅子上，望着街上的行人都匆忙的走過，卻難得有人走進來。即是有一兩人隨意進來，不過向架上的書看一下，或者把桌上的書隨手翻弄一會，便出去了。他見有人進來，總要從椅子邊立起身來，帶着勉強的笑容，問一問來人要什麼書。他們揀了一種問他多少價錢，他總是笑着的答。他們出還的價錢都極少，所以他每天難得賣去一種。他常常坐着，皺着眉頭，閉着眼睛，做出失望的神氣。

我終日在伴着幾個小孩子，教他們讀書。從早

晨九點鐘起直到午後五點鐘方纔能够休息。我的寓所是一個祠堂，離開學校有半里多路。每天散學之後，我便到祠堂裏去。這個祠堂除了我和一個看門的人是沒有別人住在裏面。我的房間是在樓上，四面都很靜僻，連車子經過的也少。我住在房裏異常感着孤獨。晚間我只有擁着書籍，稍微減少一些寂寞。我雖在繁華的上海，卻如魯濱孫在荒島一般，所以慰藉的只有書。可是我每月的進款不多，付了飯錢，再寄些回家，所餘無幾了。連書也不能多買。坊間的新書價值很大，心裏想買，袋裏卻艱認，使我只得看了歎氣。幸虧有舊書店，那些書卻便宜，使我買書的欲望不至於

一些不能達到。

一天我走過十字街口，我的視線忽然注意到那月舊書店了。我歡喜得脚步也輕了許多。我走進了店門，店主人照他的慣例立起身來迎接，我不會理他，只向四面的書架上看去。有些書放在架子的頂上，我向店主人要一張凳子，我立在凳子上面去一本一本的看過。我把桌面上的書也都翻過，手上沾着的灰塵很多，像在灰堆上抓着的雞脚。我見那裏的西書大半是不缺的，並且文學書居多。如莎士比亞的全集，歐文的作品，米爾頓和渥茲惠司等的詩集，都是名人的心血的結晶，不是灰塵能使牠們減色的。牠們的光彩藏在

字裏行間，像劍氣珠光一時埋在地下，或是投在暗處，終久要出現。況且從地底掘着的寶劍和暗處尋得的明珠，比放在匣裏和藏在櫃裏的更覺得可貴。我當時要想獲得之心熱起來了。我巴不得把那些好的完全用車子裝回去。我摸一摸袋裏的錢，知道我的希望是做不到的了。我心裏只是預算着，我僅揀了最希望得到的四部買了，其餘的只好等有錢時再買罷。

那天我挾了四部書到了祠堂裏，心頭只是狂跳。我把四本書翻來翻去，不肯離手；書上的序言也都看完。差不多到夜半纔上床睡覺，比平時要遲兩小時。到了床上仍合不着眼皮，我在想那舊

書店中的書籍，我覺得最美麗了。我同時羨慕那店主人，他能擁有許多的書，多麼快活。我想他真是呆笨極了，偏要把可愛的書籍賣給人家。我想我總不能錯過這個機會，定要多買些來，冬夜是怪長的，少不得好書來消磨的呀，我又恐怕那些書被別人先買去，只是睡不着。我記得我做夢，夢着我從那裏買了許多書回來，後來被看門的人叫醒了。我摸出錶來一看已經八點五十分了，胡亂的起來洗了臉，趕到校裏，已經遲到十分鐘，學生們說我起身晏了。

我在校裏不耐煩的指導孩子們讀着，寫着，好容易看見窗外的落日了。我連忙出了校門，像受

了魔術迷惑似的又走進了舊書店了。我把昨天注意的幾本書在原地尋得了，從架上抽下來，不住的翻着，心頭跳着，想把牠們買回來，可是身邊沒有錢了。我看着書裏的句子，委實拋不下，不覺得竟沉吟似的讀着。店主人立在我背後，我也不覺得。我只到天色暗了，書上的字看不清楚了，纔把書插到架子的角落裏，怕別人容易注目。店主人見我要拔腳走了，他勉強伸開了皺紋的臉，對我說，「先生，這些書很便宜，買幾部去罷。」

我忸怩着說，「這些書好的不多，價值何嘗便宜，昨天我買的幾本太貴了。」

他微笑了一笑說，「今天已晚了，你先生看了

半天，一本總要消的。」

我說，「我明天再來罷。今天是沒有帶錢的。」

他把他的昏花眼睛對我審視了一會，很爽快的說，「你先生揀幾本罷，身邊沒有錢，過幾天再送給我不要緊的。」

我聽得他這樣的信任我，卻有些驚奇，就揀了幾本，說定了價錢，約定月底還他。後來每天下課後便不離舊書店。我見進來買書的人不多，我又放心了許多。我接連欠了他五十多塊錢，他居然仍是信任我。我和他漸漸親近了。

我每天至少要費一小時的時光，在他店裏看書。有時和他閒談。他的妻子和他的年紀彷彿在

他們吃晚飯的時候，我總是坐在他們旁邊，一面就石油燈的光看書，一面問問他們的籍貫和姓氏。他喜歡喝酒，餐桌上常有一把酒壺。他獨自斟着酒，喝着，喝得多皺紋的臉紅得像一隻橘子。他酒吃完了，他的態度和日裏大不相同了。他好像發了狂似的。

他醉後簡直如得了神經病一般，他拍着桌子，一會兒又指着架上的書大罵說，「這些什麼外國書頂可惡了。外國人的字和蚯蚓鑽起的泥一般。讀了外國書的人把孔夫子的教訓都忘記了。亡國奴呀！」

我聽了不禁暗笑，認他是醉了。我想他若不是

醉了，怎麼說自己賣的書不好，豈不是自相矛盾麼？我在他胡亂的罵著的時候，向他買書，和他較論價錢。他總是把我要買的幾本書向桌上一摔，氣忿忿的說，「你拿去罷，價錢就照你說的多少。」我覺得他此時賣給我的書比任何時候要便宜些。

我知道他的晚飯時候到了，我纔向他買書，價錢既少，他又不和我囉哩囉嗦的論價。我房裏的書增添得不少了。孤寂的寒夜裏，圍着爐火，一本一本的讀完，也不覺得獨身者的無聊了。可是因為買書的緣故，到了月底學校裏的薪金發出來的時候，都拿去還書債。家用不能每月寄回去了。

身上的衣服舊了，卻不肯去再做。只是常常忙着買書；買了書回來，忙着拂拭書上的灰塵，忙着修補撕碎的書葉，忙着插到書架上去，還忙着去讀。朋友們見我和他們漸漸的疏遠，都笑我成了個蠢魚了。看門的人見我往往挾着一包書回來，把夜飯都冷掉了，在暗暗地匿笑。就是舊書店的主人和他的妻子，每天見我在一定的時辰，總要到他們那裏去一次。到了那裏總要把架上的書和桌上的書翻過。手沾着灰塵，衣服染着灰塵，都怕；買着書，顯着笑容，買不成，顯着喪氣的臉色；欲買不買的躊躇，臨走時的依戀，還有殷勤的囑託。他們收到新書留給我，何嘗不說我是個書癡。

呢？然而我不管。

他見我成爲老主顧了，每個月的進入比平時豐富得多了。架上的書賣得多，他收進來的舊書也多。不知道怎麼進來買書的人也一天多似一天了。我十分的恐嚇，因爲我常常預算買的一本書被人買去了。這種事實使我連下雨下雪的天也不敢不到那裏去。有時沒有錢，竟將夏天的衣服拿到典當裏去當了。走進典當門實在是羞人不過，面上漲紅是不免的；但得了錢，買了幾部書回來，這時的愉快筆也描不出的。

店主人壺裏的酒大概增多了。他的橘子般的醜顏表示他的幸運到了。他在日裏也不像以前

那樣的沉悶了。然而他每晚仍是要吃醉了，吃醉了便胡言亂語。有些主顧見他這樣都跑開了。我獨懷疑着：因爲我平時見他很和善的，並且談吐也不粗俗，只不過酒後變態如此。他是受了極大的刺激了罷。我常欲問他的妻子，卻從來不曾問過。

我記得有一天傍晚，獵獵的北風虎一般的吼着。街上的行人稀少了。他們餐桌上的石油燈的火燄顫着。他又醉了，忽而胡罵，忽而狂笑，忽而嗚咽，嗚咽的大哭起來。我手裏拿着一本舊雜誌，裏面卻有幾篇很好的創作，我約略看了幾段，他那種狂態叫我不能再讀下去。我就抬了頭望了他

一眼，他竟跳了起來，跑向裏面臥室裏去了。

我便問那老婦人說，「店老板爲什麼吃點酒便這樣呢？」

她看慣了他的狂癩的情形，本來非常鎮靜的。現在經我這一問，她倒顯露出不安的狀態。她的眼裏含着淚珠，在燈光裏，我看出了她帶着哽咽似的聲音說，「唉，不提也罷，提起來真傷心裏。我們自從兒子死了以後，便烏天黑日的度日了？」

我向來不曾看見他們有個孩子，大概是早已死了。我聽了她開始幾句哀痛的話，禁不住要她說完這事的究竟。我緊接着說，「你的兒子幾時死的？」

她揩一揩眼淚說，「他死了三年了。他也是個讀書的人，從小就得先生們的誇獎。那時他（指她的丈夫）在鄉下坐館，館金又小，那裏能够培植孩子進學堂。但是他的先生們屢次勸他父親，他纔允許了。他到蘇州去讀書五年，我們連田都賣掉了；指望他畢業後賺些錢養活我們。那曉得他還要進京師大學。我們沒有力量再替他籌學費了。他幸虧得了北京一個做官的同鄉的幫助，後來竟畢業了。」

我問說，「畢業後怎樣呢？」

她咽了口氣說，「他本來很孝順的。那曉得在北京畢了業，那位同鄉叫他在衙門裏辦文牘。他

是很有文才的，外國文很精的，架上的外國書有幾本還是他讀過的，現在只好賣了。」

我急急的要聽他的死的緣由，問她說，「他怎樣死了的？」

她的眼淚一滴一滴的落在衣領邊，悲切的說：「他在北京忘卻了生他的父母了。他到那裏從來沒有回家一次。德說他娶了妻子，又娶了妾。他父親寫信去叫他回來，他總說沒有工夫，叫他寄錢回來養家，他也不寄……」

我接着說，「後來怎樣？」

她說，「左鄰右舍都說讀書的兒子反不及耕田的有用。我的兒子在讀書的時候何曾不好，確

是做官做壞的。先生，你想，書那裏是不叫人學好的。」

我點了點頭，只是靜聽着她說；「後來他雖是不回來，他的父親總望他有回家的一日。他的死信回來的，他卻沒有回來，連棺材也沒有！」

她哭起來了。我纔知道店主人是想兒子成了狂疾的。我說，「你兒子名叫什麼？」

她止住哭回答說，「他叫李傑生。他的父親自從見了他不回家，便發了瘋病。先生，外國書是不可讀的麼？」

我聽了她的話，一半笑她和他批評外國書的愚妄，一半同情於他們底喪子的痛苦。那夜回寓，



翻着一本檀乃生詩集，果然有李傑生的印章在上面。我便想到書籍只不過是過眼的東西罷了，今天在我這裏，將來也許在他人手中。愛書的人賣書是沒有的，將來給子孫賣是不免的。但子孫賣祖宗的書，想到祖宗從前買書的辛苦很少，好在祖宗看不見了。像舊書店的主人，到了衰老的年紀，賣兒子讀過的書，這真是人生極悲哀的事，又何怪他天天喝醉了酒，天天發狂呢？

(完)



## 小律師（兒童故事）

叔 異

山西省某縣。有一個姓周的律師。他存心是很好的。不獨種種敲竹槓的行爲。是一些兒沒有。他還能夠扶弱抑強。打抱弗平咧。有人說那周律師。起初的時候。也是隨波逐流的一個人。同那尋常律師也。沒有什麼分別。卻是近幾年來。他的行爲。就變了公正誠直。一直向正大光明的路上走過去咧。

他有一個兒子。叫做周學健。在那八九歲到小學校裏讀書的時候。早已非常的聰明。周律師的朋友。是人人知道他。人人稱贊他的。那周學健在學校裏回到家。他父親周律師還替他補講補講什麼論語孟子。和那唐詩三百首等。周學健都能够領會。他逢到父親的朋友。來到他家裏閒談。他就在旁邊靜聽。有時也要引經據典的。同人家辯駁一番。說出來的話。卻很有道理。因此人家都叫他小律師。

小律師的名譽。連學校裏的先生。都知道了。同學沒有一個人不叫他小律師。除了教室裏點名的時候。這周學健三個字。幾幾乎不再會傳入耳鼓了。

那一天八月中秋。的佳節。周律師邀了幾個朋友。設宴在家。家中書房前一樹桂花。開得正盛。正好飲酒賞月。內中有個姓李的朋友。爲人最不正當。到處鑽營。大家不免有些鄙薄他的意思。只是他的交情很廣。所以今宵也在席間。小律師當然陪坐。衆人隨便談天。就談到今宵的月亮了。那嫦娥仙子的歷史。不免要稱述一番。姓李的便道。聞得小律師熟讀唐詩三百首。一定能够做詩。今夜何不把中秋的月。做個題目。吟幾句詩。大家來拜讀拜讀。周律師替他回答道。小兒詩還沒有學過。現在不過做做對聯罷了。姓李的便問。可做幾個字的對。周律師道。剛剛學做。不過做得兩三個字。姓李的便道。既如此。我有一個上聯。請他一對。就是現在大家講的『月仙子』三個字。小律師想了一想。便道。我拿紙筆來寫。他就寫了三個字。授於姓李的。姓李的接着。皺了眉頭。與大家一看。口中說這『風小人』三個字。可惜是杜撰。沒有出處。周律師看了。心中也覺得兒子今天偏偏不巧。要出醜了。那知小律師起立說道。風不是小人。他爲什麼無縫不鑽呢。衆人聽了。知道他的用意。有的拍手。有的向姓李的微微而笑。

那姓李的扳了石頭壓自己的腳。一時倒說不出話來對付他。頓了一頓。就勉強說這三個字。究竟不妥。我替你改做風大王罷。周律師想不到兒子的利害。倒有些難乎爲情。聽得姓李的說出風大王三字。便道很好很好。回頭向他兒子說。你讀過古文觀止。記得麼。蘇轍的一篇黃州快哉亭記。他不是引着宋玉大王雄風的一語麼。小律師道。我到一時記不起了。

這一席話。不免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小律師的名聲。更加來得浩大了。周律師知道兒子的心術很正。志氣很好。時時訪問學校裏的生活。小律師便說先生教我們要做光明正大的人。要不違背良心。他年在社會上做事體。第一要廉潔正直。不取一個不正當的錢。周律師心裏一想。知道學校裏的訓育。是很好的。那麼家庭教育。卻要加倍當心了。況且本身作則。是最有力量的感化。因此他就變了向來的行爲。同那尋常的律師。有天淵的隔了。如是幾年。人家都叫周律師是個好律師。是個打抱不平的律師。又有人說。怪不道他家裏有個很好的小律師。

## 嗜毒之人種

寒·玉·

人莫不避毒如恐不及。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也。然亦有嗜毒成癖而竟不死者。斯真出乎常情之外。

矣。

奧大利國西之利亞州之農民。好食毒礬。此礬有二種。一爲「黃礬」。卽黃色之雄黃。爲礬石原素之砒。與硫黃化合而成者。可用以染物。土耳其人亦以此加水。與石灰混合塗面。並用以去鬚。尙有一種爲「白砒」。形似白粉。可製藥。爲剝製動物標本之防腐劑。及他項用途。此砒吞食一二釐卽有危險。若吞至數分。卽有性命之憂。然西利亞人視爲常食品。按日而服。其法自月之初七日開始吞食。每日吞礬粟大之一粒。逐日增加。加至半月。服豌豆大一個。此後又逐日減少。至月杪停服。一月中約服二十三日。餘七日則停服。

## 世界三大怪物

寒 玉

美國紐約博物院中。陳列前世界三大怪物之遺骸。尤爲世界第一。一爲鮫口之骨格。口中可立三十有六人。有六寸長三角形之巨齒五百餘個。依此推度。則此鮫生時。至少有八丈至十丈之長度無疑。倘陸地之象遇之。亦有被吞之可能。後美國加州沿岸。嘗捕獲一四丈餘長之大鮫。一時震爲世界第一。然較前者少二倍有餘。又日本之神奈川之逗子等地。亦曾掘得四寸至五寸長之大鮫齒。然終遜於前者。

尙有二種爲龍骸。一名黑龍。一名雷龍。黑龍頭大頸小。全身長約三十四尺。高八尺餘。雷龍後肢長於前肢兩倍。從頭至尾。長五十三尺。此兩大怪物。皆在美國陸基山掘得。

# 金龍牌

## 執香烟界之牛耳

蘭為王者香，象丹莫能比。惟有金龍菸，與彼差可擬。色香味俱佳，裝璜更精美。榮名遍五洲，允宜執牛耳。



紅金龍



白金龍

吸金龍烟呵氣如蘭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 美與醜

世無真美醜所謂美醜者實即修飾之善與不善耳凡善修飾者雖醜亦美不善修飾者雖美弗彰也

修飾皮膚之物惟第一美膚霜最為合用而效宏有潤膚潔肌之功用後消除異常迅速無些微黏附於皮膚在數

用顯粉之前先探此霜則顯粉不脫而分外均勻勻麗第一雪豔膏亦為粧台妙品在每晚臨臥前搽之有與美

膚霜相得益彰之效二者裝置之法分瓶管二種其頂底均附有不同之紅色標記以資辨別

各處百貨商店 上海黃浦灘 藥房均有出售 路二十四號 貿勒洋行經理

26-6

總批發處

上海河南路一八三號

正記洋行

Daggett & Ramsdell Varnishing Cream

你要知道怎樣讀書

怎樣交朋友

對於衣食住應該

怎樣注意

對於時間應該怎樣利用

不可不讀

讀書法

一册

一角

交際術

一册

一角二分

衣服論

一册

二角

食物論

一册

二角五分

居住論

一册


二角五分

時間經濟法

一册

二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 種月季花之一得

安命

## 序言

月季爲灌木植物。南方各省皆有之。色香兼備。花開頻繁。此其特色。但此花雖多。然坊間尙無譜本發行。余性喜月季。嘗研求栽培法。爰將經驗所得錄之於左。以爲同好者之採擇。倘有差誤。及未盡善處。尙望高明有以教之也。

## 諳性

月季性喜溫暖。更須乾燥輕肥。最忌陰濕。養之者。當規以天時之雨陽。氣候之乾濕。爲之執中保養。庶無傷萎之虞。其栽種之法。大別之可分爲三部。曰栽苗。曰盆栽。曰地栽。茲分述之如左。

## 栽苗

栽苗之法。可分兩種。一曰扞枝法。一曰壓條法。今依次述之如下。



扞枝法 (一)選泥 須用鄉間田泥。曬乾研細。然後篩去雜物。和以礬糠灰。則鬆而

澆水。 (二)選枝 須待開花後旬日。以葉茂半老之新枝最佳。過老或過嫩之枝。皆

不易活。 (三)選時 黃梅時最易活。白露時次之。餘時均不甚相宜。最好於陰天剪

枝扞入。則易活。 (四)扞枝 須用陳盆。忌用新盆。將細泥放入。輕輕搖實。然後逐枝

扞入。枝不宜長。長則不易活。約在三寸左右。扞時須將葉順向一面。扞好後。將盆置水

缸中。俟水映透。隨時取出。置盆於陰敞之處。不宜多搬。即搬亦須輕輕安置。以防震斷

新根。或於寬敞全陰之處。將所備細泥。築成長畦。高出平地數寸。扞花其中亦可。

(五)洒水 扞好後。如遇燥天。須時用清水。輕洒葉上。使其時常潮潤。則葉不易萎。洒

時宜輕。以防搖動根本。 (六)就陽 扞後五十天。如葉不黃萎。而新芽漸漸透出。則

花已活。可移之於半陰半陽之處。俟新葉放平。然後移於全陽處。移時。須漸漸向陽。則

可免葉之傷萎。

壓條法 (一)選泥 壓條所用之泥。可較扞枝之泥略粗。亦用礬糠灰相和候用。



(二) 搞洞 以尖頭鐵鎚。(俗名鶴嘴)在盆邊搞一小洞。較銅元略大。或以缺口之破盆代之亦可。(三) 選枝 與扞枝法同惟可略長。(四) 選時 與扞枝法同。

(五) 開刀門 以薄利之小刀。在枝上離頭五六寸許。順其絲裂。對劈破開。約劈半寸許。劈好後。將枝穿入所摘之盆洞中。輕輕豎直。豎時須留心連於老樹之半片。不可斲。不可曲。然後加泥滿盆。加泥時。須留心將劈處分開。不使併合。合則不肯生根。在刀門處。須用細泥。餘則可以略粗。泥加滿後。然後用水澆透。可不必遮陽。與已活之花。同一養法。惟泥略帶潮。(六) 剪斷 壓後五十餘日。見枝葉不黃。嫩芽逐漸放出。俟新葉長足後。花梗稍老。然後於陰天。將連於老棵之枝。齊洞口剪斷。移盆於陰處。或簾棚中。旬日後。乃使之逐漸見陽。

上述栽苗法二種。壓條似較勝於扞枝。其利有二。(一) 壓時之枝。可較扞時之枝略長。則所活之花。亦可略大。(二) 壓條半連老株。故仍得老株之脂養。若刀門開得好。十有九活。不若扞枝之難活也。



### 盆栽

普通養花。多栽於盆中。取其可以室內供玩也。其應注意諸點如左。

位置。花盆之位置。須在通風透陽之廣場。面南安置。每盆下。覆一空盆。取其爽燥。澆水。

選泥。盆栽亦用肥田泥。日中曬乾。搗成蠶豆大小。與細泥。礬灰相和。乾濕之度。須要八分乾。二分濕。過與不及。種後皆有嫌結之患。

翻盆。隔年所活之小花。有一盆數株者。或小花長大。盆小不敷應用者。皆須翻盆。翻盆時。以春分節爲最佳。秋分時次之。餘時皆不甚相宜。能於陰濕之天更妙。候盆泥乾爽。濕則翻時易於斷根。將盆輕輕頓地數下。使盆邊與泥塊相離。然後以指從盆底洞中。將泥塊輕輕抵出。將泥塊四週。剝去泥一層。慎勿斷根。如有數棵。須輕輕分開。每盆一株。近根處。泥須較細。取其着根。餘則粗細。和用。取其滴水。盆面之泥。更宜粗多細少。種好後。須用清水澆透。避陽一星期。然後日漸日陽。至不怕陽時。始可日曬。

澆灌。須用天雨水。或淡河水。最忌用井水。澆法。須觀盆面泥發白。春夏秋三時。於清晨陽光未出之時。或於太陽過後。熱氣退盡之後。每盆大小酌量一杯。不宜用噴筒。以其能沖泥使碎。迷沒泥中細眼。以致大雨時。易於積水。如日未過時。熱氣滿盆。澆之根即爛去。冬時。須上午日光中澆之。務使帶乾。

宿糞。上壯之肥料。普通皆用人糞。須宿過一星期。候用。若新糞。則嫌火氣太重。然過宿。則壯氣不足。適中爲宜。

澆肥。須觀盆泥八分乾時。於夕陽過後。盆泥不熱。糞中和以清水。盆栽者。四成糞。六成水。地栽者。可較濃。酌量澆下。澆後遇雨最妙。否則來晨須用清水沖透。若不沖水。定致傷敗。慎之慎之。扞壓之時。及翻盆後數日。皆不宜用肥。

去虱。有白點如菜子大。中包黃漿。沿生梗上。名霉點。亦名白虱。有者。精神頓減。此乃地不宜爽。及泥潮不透風所致。須用竹片括去。然後用婦人油髮。或以棉花蘸菜油。在霉處輕揩數回。則不復生。若不修治。則日積日多。滿梗俱白。花必傷萎。


捕蟲。月季在春時摻芽時。卽有害蟲應候而生。紅頭青腹。尾端有刺如蜂。專在嫩枝上。將刺插入。吸取樹膏。花梗被刺後。卽破裂柔弱。併不雅觀。而裂痕中。併留有蟲卵甚多。孵化後。卽爲食葉之小青蟲。大如蠶之食桑。尤長而食葉尤快。此種害蟲。夏季最多。春秋兩季次之。冬季則無。而一日之中。尤以午未二時爲最多。藝花者。須時常於嫩芽上留心勤捉。否則必將如牛山之木。變爲濯濯之態矣。

留苞。花苞生於新梗之端。俟如豆大。止留頂上最大一苞。餘悉去之。

養苞。花見苞後。須在如豆大時。上肥一次。則花開得力。若在初見苞時。卽上肥。則苞易殭。

正色。月季顏色甚多。其中有月白。淡綠。及黃色。諸色。遇日光。其色必轉淡。有時竟變成白色。故凡遇以上諸色之花。於放瓣時。須移入蘆簾棚中。或陰處。則色可正矣。

保護。月季最忌陣雨。常有積水滿盆。根爛花傷。故大雨之前。最好先時搬避。如不及搬避。則雨後急須看察。遇有積水者。速傾去其水。庶可得救。



月季最忌陰濕。如逢陰雨連綿。月餘未受充分陽光。盆面之泥。久不乾爽。最易受病。當於天晴後。使盆泥乾透。以嫩頭略倒爲準。風爽一夜。次晨澆清水一杯。此時切不可澆糞。澆則花反受病。俗名曰老開樹。永不再發。過一二日後。方可上壯。

月季雖喜陽光。然畏烈日。若伏天聽其日曬。則不肯摻芽開花。最好移於蘆簾棚中。則花必易發。

月季性畏嚴寒。冬季保護。頗爲費力。須移置於暖房中。然暖房必寬敞。否則容易蒸壞根葉。或擇曠野重陽之地。掘地成潭。將盆置潭中。盆口齊地面。如此則既受陽光。又得地氣。庶不凍傷。上面復搭矮棚。用蘆簾雙重。中間稻草。以避霜雪。至雨水節後。仍將盆掘出。安置他處。

花樹長大後。梗旁須插細竹干。用綜縛住。以免風搖。

### 地栽

地栽之目的。乃欲使花樹長大較速。枝多易於蕃殖。而花開併可較盆栽爲大。且多。其

所應注意之點如下。

種場。地栽首先注意種場。曠野則風日太甚。狹小則陽少氣悶。最好爲二三丈見方之廣場。通風陽多。則花易發。牆須東低西高。庶可迎朝陽而避夕陽。蓋月季性雖喜燥。然終日向陽。亦非所宜。種處不宜靠牆。因其易受回光之烘逼。如必須靠牆。則牆下須植蔓草。使之延摻滿牆。庶免此患。

耕耘。欲種之先。必將泥土耕鬆。除去雜草磚石。代以田泥。如此則既鬆且肥。花必易發。

築高。種地之泥。須令其高出平地數寸。四邊以磚瓦圍之。以免大雨沖坍。如此則雨時可免積水之患。

落地。耕耘既畢。然後下種。先將盆頓地數下。然後將泥塊抵出。務使不碎。則種好後。可不避陽光。着根須用細泥。深淺照盆栽時之泥印。過深則易悶死。過淺。則花必成爲老開樹。種好後。須用水澆透。如種時泥塊碎落。則須遮陽數天。

保。護。 每年於春秋兩季。須將近根之泥土。輕輕耕鬆。則糞水易下。而花易發。耘時須謹慎。以防傷及泥中之子芽。

根邊生草。則陽光被遮。泥土不爽。花梗最易生虱。務必隨時芟去之。

月季在地易長。大時。其梗有高過屋簷者。低種。亦須五六尺。如遇高種之花。須時時修去其頂上之枝。使不過高。則風雅而易攀折。如目的欲其遮延滿棚。或花牆穿插。則不修可也。

花梗長後。四面須用竹干圍扶之。以免風搖。

地栽之花。因泥土既多。復得地氣。故較盆栽爲易養。冬季保護。可在近根泥上。覆以柴壳。可不避霜雪。其餘捕蟲去虱諸法。一如盆栽法。不贅。

### 餘論

養月季之法。既如上述。然月季種類繁多。其性亦微有不同。其中有喜半陰者。有忌用多肥者。有花苞時見。而花則不能任其多開。否則花後落葉者。其大概養法。仍不免上述諸法。至其不同之處。則全在藝之者。能因種施宜。順其性以保護之耳。



五樓春（秋日見花樹有萎謝者）

（野鶴）

年年總恨春光淺。芳草纔濃鶯亂囀。艷紅開得不多時。便有狂風隨地卷。如今老幹都飄散。檢點殘枝無一半。明年應自更愁人。縱得花開長有限。

鷓鴣天（贈別）

（前人）

千里斜陽雲亂飛。天涯此去幾時歸。雁聲早向連朝怨。帆影偏猶作意遲。波渺渺。樹依依。望中滿眼是將離。西風更與何人急。不遣衰楊賸幾絲。

風入松（送人南行）

（前人）

遠山遠水一程程。愁裏未分明。送君知欲投何處。祇秋來烟樹交橫。一線斜陽到地。亂流明滅無聲。臨歧憶否十年情。相望總無憑。如何今又匆匆去。况天涯猶未休兵。搔盡西風短髮。江湖長是零星。

# 茶花女 (劇本)

(續)

卓 呆

(馬克)(從衣袋中取出信而讀之)「前聞吾兒亞猛。與男爵決鬪。不勝驚駭。後幸安然無事。近悉君臥病已數日矣。得毋守余之約束而害及健康乎。不安之至。茲將遣吾兒亞猛。至尊處謝罪。僕於朝夕閑暇之時。當再祈禱君之幸福。君亦宜加意珍攝。必早占勿藥也。」這信到了。已有六星期。不知道我活得到亞猛來時麼。(照

鏡) 唉。面色大不同了。恐怕不過二三個月的壽命咧。不打緊。不打緊。還有救。只要亞猛到了。我的性命還可以救。(行至窗口) 家家都是熱鬧得很。許多的小孩子。都在那裏遊玩。(婢)(登場。以銀置桌上) 姑娘。回來了。(狀甚張皇。屢視室外)

(馬克) 什麼事驚惶。

(婢)姑娘。今天不要緊麼。

(馬克)爲何。

(婢)姑娘不驚嚇麼。

(馬克)你這孩子。倒也可笑。究竟是什麼事。

(婢)有一樁事。要急急告訴姑娘的……是極可

喜的事。

(馬克)極可喜的事。

(婢)是。

(馬克)亞猛麼。你遇着亞猛麼。

婢點頭走至門口。

(婢)難道是夢麼。

亞猛上。

(亞猛)馬克。我實在難進來。若是不遇着丫頭。恐怕只得在街路上痛哭。我得了父親的信。曉得你並不恨我。然而我也那裏是恨你。因爲要消滅這懊悔的念頭。所以到遠處去旅行。不料無論趕到那裏。總難忘卻。精神晝夜不安。閉着眼睛。就看見你房內的景象。急急趕來。途中只自胡思亂想。若是不能遇見你。我便活不成了。以

前的事。是我的不是。

(馬克)那裏是你的不是。實在是。我的不是。很對你不起。然而除了如此。竟沒法子。我是無論怎樣。都可以耐着。只要求你的幸福。是了。此刻你父親也未必再要我們離別的了。亞猛。我雖

病得如此。若與你二人一起度日。定能復原的。  
從今天起。仍舊一起度日罷。

(亞猛)那是好極了。我本是一生不變的。

(馬克)(向入室之婢)我打算要出去。你給我預備着。

(亞猛)幸虧你侍奉姑娘。感激得很。

(馬克)每天和他二個人。只是講你。他說你一定  
要來的。只把這話來安慰我。不料當真來了。你  
來得真巧。快陪我出去。(身體搖動)

(亞猛)做什麼。臉色很不好。

(馬克)(勉強)沒有什麼。不過心中已昏悶長久  
了。忽然喜歡起來。就有些心亂了。

坐下。向後倒。

(亞猛)馬克。馬克。怎樣了。

(馬克)不必着急。我不是常常有這種忽然發作  
的病麼。立刻就好的。我此刻不是笑着麼。已經  
好了。聽得了一起度日。就快樂得不堪咧。

(亞猛)(執其手)你不是發抖麼。

(馬克)沒有什麼。(向婢)快拿帽子和圍頸來。

(亞猛)(頗愁)如何是好。

(馬克)(向前數步奪圍頸)呀。到底不行……可  
憐啊。(倒長椅子上)

(亞猛)(向婢)快去請醫生來。快些快些。

(馬克)快請醫生。亞猛已來。我是不願死了。(婢

退。好容易回來了。我又不行咧。人是無論是誰。總有死的一日……我爲愛情活着。要爲愛情死了。

(亞猛)不可如此說。決不要緊的。那裏會死。

(馬克)你你坐在我旁邊。我實在不願死。但是我若沒有死的氣象。你父親怎肯叫你來呢。

(亞猛)別亂講。那有這種事。決不死的。

(馬克)我也不願死。都是爲着受人之託。我若是個身家清白的閨女……就是一百年一千年也可以和你一起度日的。可惜我是個不名譽的人。要污你名譽的。

(亞猛)(起立)叫我一個人怎麼好呢。

(馬克)(勉強支持)你說什麼。你且把那抽屜開着。把裏面的照片拿出來。(亞猛開而取出)這是我的照片。還是美麗的時候照的。預備送你的。請你保存着。到了將來或者有用的……到你娶夫人之時。你夫人若是問起。這照片是誰的。你就對他說。這是朋友的肖像。他雖死了。還在地下祈禱我二人的幸福。咧。你若疑我。儘可把照片。或是扯破。或是燒去……亞猛聽得了麼。懂不懂。

于舒里克希及婢三人上。

(于舒)馬克。你怎麼來嚇我。信上說快死了。起來談談罷。

(亞猛)克希君。我真不幸。

(馬克)我實是快死了。生命是沒有的了。一樁很喜歡的事。總算保住……你是結婚。我是死了。

一個人真是個奇怪的東西。我死了之後。請你們常常把我提提……亞猛。伸手過來。(握亞猛之手)我死也瞑目了。(家實蹙登場)家實。瞠先生。來得很巧。(向亞猛)我受得家實。瞠先生的恩不小。(起立)

(亞猛)幹什麼。快些靜着。躺罷。

(馬克)我也沒什麼苦處。好像死而復生的樣子了。快活快活……我活得成麼。

倒椅子上。

(家實)睡着了麼。

(亞猛)馬克。馬克醒來。(注視其面。緊握其手)呀。馬克死了。唉。家實。瞠君。叫我如何是好。一同黯然。

(閉幕)

(終)

小 詩

最難描寫的呀！

久別初逢，

初逢驟別的情緒！

星兒！

你也失意麼？

淚眼汪汪的視着大海！

趙·吟·秋·

# 勞苦世界

原名 Hard Times  
原著者 Charles Dickens

伍光建譯

## 第一卷 播種

### 第四回 班特比(續)

他又說道。加拉夫人。我猜我那時候只好混過去。瑪當。不知怎麼。居然讓我混出來了。並無一個人掉條救命纜救我。我居然混出來了。先前是當流氓。後來是當小跑街。又當流氓。其後當苦工。當看門。當書記。當經理。當小股東。當到焦炭市的約時阿班特比。一級一級的爬。從最低爬到最高頂。約時阿班



特比。未曾在學校裏讀過書。他是在街上認的字。他從前不曉得看鐘。還是一個當過賊。一世當流氓。爛醉到走不動的一個人。教我看某教堂上的大鐘。我才曉得什麼叫作時候。人家常對我說什麼村學校。模範學校。什麼教練學校。什麼這種學。那種學。令人難懂的學校。我老實對你說。這都很好。很正當。班特比卻全未得過這些利益。但是只要有鐵頭顱。鐵膀臂的人。這樣人所得的製造他的教育。卻不是人人都合宜的。這樣人所受的教育不過如此。你雖然可以強逼他吞熬滾的油。卻不能強制他埋沒他一生所經歷的事實。班特比說到這裏。說得極熱鬧。就停住不說了。剛好他的最有名實事求是的朋友加拉。走進來。還領着犯了事的兩個兒女。這位最出名實事求是的朋友。見了班特比。也立住了。兩眼看看路伊沙。頗露怪責他的意思。心裏好像是要說。你看見班特比嗎。班特比嘴裏雖是說妥瑪。眼睛卻看看路伊沙。說道。鬧了什麼事。妥瑪爲什麼不高興。路伊沙兩眼不向上看。很驕傲的說道。我們偷張馬戲。被父親看見了。加拉對他的女人說道。我想不到他們會偷張馬戲。如同我想不到他們會讀詩一樣。加拉夫人微微的說道。了不得。路伊沙。妥瑪。你們怎麼作這樣的事。我覺得奇怪。你們真夠使我後悔。生你們作什麼。我真想說不如無兒女的好。我卻要曉得你們偷張馬戲。打算要

怎麼樣。加拉聽了這幾句話。不甚以爲然。很不耐煩的在那裏縐眉頭。加拉夫人又說道。我現在頭疼得撲同撲同的跳。還不夠受的。你們爲什麼不去看看櫥裏的礦質標本。各種蛤蜊殼子。爲什麼一定要張馬戲。你們很曉得的。少年人無教馬戲的先生。也不把馬戲裝在櫥櫃裏。也沒得少年人去聽大教授講馬戲的。你們爲什麼一定要曉得馬戲呢。你們因爲無事好作麼。我卻曉得你們很夠忙的了。我的頭現在疼到了不得。我記不得一半你們應該留意的事實。路伊沙。撇嘴答道。就是因爲這個道理。加拉夫人道。你不要說就是因爲這個道理。我曉得不是的。你們還是去弄弄什麼學什麼學罷。加拉夫人並不是個科學家。他吩咐他們去埋頭科學。只好這樣說。作者說句真話。加拉夫人的頭腦。裝不了多少事實。但是從前加拉抬舉他。娶他作夫人。卻有兩層道理。第一層爲的是打算盤。娶了這位夫人。是很滿意的。第二層。這位夫人是完全沒得思想的。作者也知道。是一個人。十分有九分是個傻子。就到了完全無思想的程度了。話說這時候只剩了他的男人。同班特比。在他面前。他更傻了。只好又恢復到活死人的地位。也就無人去理他。加拉把椅子挪近火爐邊。說道。班特比。你向來很關切我的孩子們。你對於路伊沙。尤其關切。我不必同你說客氣話。我看見他們偷張馬戲。心裏有點煩惱。

我是很有規則的教兒女們道理。教育只好教他們道理。據今天的事體看來。偷張馬戲。不過是件小事。好像是路伊沙妥瑪心裏有什麼外物侵進去了。從教育上說。原不要這種事體發達。同道理是毫不相干的。班特比答道。特爲的跑去偷張一班流氓。原是毫無道理。我當初當流氓的時候。誰特爲去留意看我呢。他的最出名實事求的是朋友。兩眼看火說道。這種很俗的好奇念頭。從什麼發生的呢。班特比答道。我告訴你罷。是從無謂的造想象力發生的。加拉答道我盼望不是的。但是我在路上。也想到這一層。班特比又說道。是無謂的想像。凡一個人有了無謂的想像。都是不好的。女孩子們如同路伊沙。有了無謂的想像更不好。我用這種重字眼。望加拉夫人不要見怪。但是他曉得我不是個斯文人。凡以我爲斯文人的。都要大失所望。我並未受過斯文教育。加拉兩隻手伸入口袋。兩隻眼看火。尋思的說道。不曉得底下人們。或是教員們。會否同他們提過什麼。也不曉得路伊沙妥瑪讀過些什麼書。我們雖然是很小心的。不許他們讀那些無謂的小說。不曉得我家裏有這種書進門沒有。因爲他們從小受的教育。都是叫他們跟住直線走的。怎麼會這樣呢。我實在不懂。班特比說道。且慢。你的小學校裏。不是有一個雲遊戲班的孩子在裏頭嗎。加拉受了一驚。說道。他叫西西利阿周普。班特比又

說道。等等。他怎麼進學校的。加拉道。這個女孩子。我剛才才是初次見着。他不是本市人。特爲到我家求進校的。班特比。你說得不錯。班特比又說道。等等。這女孩子來的時候。路伊沙看見他麼。加拉道。原是路伊沙來告訴我。這女孩子要進校讀書。但是路伊沙見他的時候。他的母親是在場的。無疑的了。班特比問加拉夫人道。見面時是什麼情形。加拉夫人道。我的病體。那女孩子要進校。加拉要女孩子們進校。路伊沙同安瑪都說這女孩子要進校。加拉要女孩子們進校。既然是這樣。怎樣能夠反對他們呢。班特比說道。加拉。我告訴你罷。你把這女孩子闕出校。就完了。加拉道。我也是這個主意。班特比道。我從小到現在。都拿住這個宗旨。要作就立刻作。我從前打定主意。不肯睡雞蛋箱。不肯同外婆在一起。我立刻就逃走。你也照這樣辦罷。立刻就辦。加拉問道。你願意步行嗎。我有這女孩子父親的住址。他還可以同我一道走到市上去嗎。班特比道。可以之至。只要你立刻就走。班特比立刻把帽子拋上頭。他向來是拋帽子的。好像是要表示他太過忙。沒得閒工夫去學慢慢的戴帽子。又把兩手插入口袋裏。走出客廳。他常說道。我向不戴手套。我爬到世界頂。並未戴過手套。假使我戴手套。就爬不到現在怎麼高了。他一個人在那裏走來走去。當下加拉上樓拿住址。開了孩子們的書房門一看。房裏

鋪了布毯。四圍擺列各種標本櫥。科學器具櫥。很有一種肅穆氣象。卻很像一間理髮店。看見路伊沙無精打采靠着窗戶往外看。卻並不看什麼東西。妥瑪對着火爐醒鼻子。他還有兩個小兒子。一個叫亞當斯密。（英國理財學家始祖注）一個叫摩韃士。（著人口繁殖論注）已經有跟人押住去聽大教授講演了。還有一個小女兒。剛才把石筆在石板上磨出許多泥。和着兩行眼淚。塗得滿臉泥。伏在滿石板上的命分題目。睡着了。班特比對孩子們說道。路伊沙。不要緊沒得事了。妥瑪。都不要緊了。你們不要再偷張馬戲就完了。我可以替你們同你們父親說情。也就都沒事了。路伊沙。這還值不得接吻嗎。路伊沙答道。你可以接一次吻。於是走過去。很不高興的。抬起臉來。卻不把臉向班特比。班特比說道。你永遠是我的寶貝。路伊沙。是不是。路伊沙。暫別了。班特比走出去了。路伊沙站在那裏。掏出手帕子。用力去擦受過接吻那一方的臉。擦到發紅。還不算數。過了五分鐘。又用力擦。妥瑪問道。路伊沙。你幹什麼。你要把臉擦出一個洞麼。路伊沙答道。你只管拿刀子來。把這一方的臉挖去了。我一定不哭。

話說焦炭市這個地方。是從事實得來的勝利。完全是看不見一點思想。也同加拉夫人一樣。作者且先把領音彈給讀者聽聽。再彈曲調。這個地方。全是一堆一堆的紅磚。假使不是煤煙燻久了。至今還是紅的。現在是還有些紅。卻有許多黑。很像野人臉的顏色。到處都是機器。都是高煙鹵。不停的冒煙。盤旋上升。好像多少條蛇。向來未見過冒別煙有別直往上的。地下有一條運河。水是黑的。又有一條河。水是紫的。河水裏有許多顏料氣味。十分難聞。牆上許多窗子。終日夜透出轟轟的戰動聲音。市上有幾條大街。都是一樣的。還有幾條小街。也是一樣的。住在那裏的人。也都是一樣的。同時出門。同時歸家。走路的声音。都是一樣的。所作的事。也是一樣的。明天同昨天一樣。後天又同昨天一樣。明年同今年也是一樣。製造出來的東西。是走遍全球。在市上一看。看不見什麼。全是工作。卻有十八家宗教派。都在這裏建了教堂。一律是紅磚造的。只有一個新教堂。稍為不同。廠房牆上。寫的一律是黑地白字。監獄可以當病院。病院也可以當監獄。因為是一樣的建築。市政廳也可以當監獄。也可以當病院。也可以當監獄。病院拼在一起。反正沒得什麼分別。看這市上的景象。都是事實。事實。看這市上的物質。也是事實。事實。馬初金先生的小學校。是個事實。畫樣學校也是事實。資本家同工人的關係是

事實。這市上一頭是墳地。一頭是產婦院。從墳地到產婦院。中間都有事實。除了有數目可算的。除了可以買賤賣貴的。其餘都不算什麼。都不能成世界。這個只講事實的製造市。自然是很有好效果。進行很好的了。但是卻不盡然。爲什麼呢。讀者須曉得。這焦炭市上。發生出來的。並不是都是鍊過的金子。第一層要同這十八家宗教派的教堂。同什麼人有關係呢。同別人許有關係。同工人們卻絲毫無關係。最奇怪的是。每逢星期早上。教堂只管撞鐘。鐘聲只管把病人同神經弱的人吵個不休。吵到他們幾乎發狂。卻喚不醒幾個從家裏走出來的人。在街上閒逛的人。在街頭巷尾說閒話的人進教堂。這種情景。不獨是外來的人看得清楚。本地人也很曉得。因爲本地有個什麼會。會友們常在議院說話。要議院定一條法律。強逼工人們虔奉宗教。後來又設一個戒酒會。會裏的人常說。工人總好吃醉。報告上也說是工人總要吃醉。茶會上也說。無論用人事引誘他們。或用天事引誘他們。他們總好吃醉。藥店的掌櫃們也列表報告。說是凡不吃酒的人。卻吸鴉片煙。監獄的教士也有報告。報告得比別人加倍詳細。說是這班人。專喜歡到下流地方。人所看不見的。聽唱下流歌曲。看下流跳舞。有時還許和歌。還許同跳。

(未完)

# 人 生 之 煩 惱

## 服 用 清 導 丸



人生之煩惱皆為體質上之原因而擴大苟以紅色清導丸平其肝微利其胆汁促其消化之進行則閣下必覺爽適於數句鐘內即可較易解決人生之問題矣 江蘇劉莊鎮義利烟號倪思麟先

生來函云鄙人前患精神不強大便不通數年以來痛甚不堪及試服紅色清導丸二三粒次晨果然大便通順三星期後完全告痊精神爽健飲食增加特書謝函以表寸心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

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郵費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文藝叢刊

【甲集】

宋元戲曲史

一册 六角

本書論列依據史乘文籍足資蒐討

梨園佳話

一册 五角

是書首論京調徵調及崑曲次論京調各劇之唱法未附前清咸同以來名伶小史

顧曲塵談

二册 六角

本書於詞曲分別配調規矩平仄差異等敘述綦詳

西洋演劇史

一册 二角

本書敘西洋戲劇之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現代凡文豪名伶無不備載

讀書輯略

一册 四角

是書專記名人手蹟第一卷辨別真偽第二卷以下斷代為書搜羅殊備

小說叢考

二册 八角

前人所作小說類有所託使讀者不易捉摸是書探索源委一一證明凡文學家歷史家以及彈詞戲劇專家皆可作為考鏡不徒嗜小說者所宜人手一編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册 五角

是書記歐美文學家小史及其著書大略附以論斷詳盡無遺

棗園春燈話

二册 六角

右書二種於詩話詞話中別闢門徑

【乙集】

中國雕板源流考

一册 二角

中國雕板印書始於隋唐此書援引確實疏證詳明欲知板本淵源與中國文明者不可不讀

小說考證續編

三册 二角

小說考拾遺

二册 八角

前列三書考據極詳凡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為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所必讀

假利券

一册 二角

此書為托爾斯泰名著之一描寫人心惡念之起伏警醒世人不少

沉船

二册 二角

是書乃印度詩人太戈爾氏所作之長篇小說討論戀愛問題至為深切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章 簡 稿 投

## 載 轉 許 不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自話為主  
 二 亦用文言  
 三 若寄稿者請書明籍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四 請將原稿詳細註明  
 五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六 稿不退回惟稿在五字以上者如不登  
 七 稿得因稿先致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八 選登之稿酌先致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九 願報之稿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若投稿  
 十 願報之稿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若投稿  
 十一 願報之稿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若投稿  
 十二 願報之稿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若投稿  
 十三 願報之稿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若投稿  
 十四 願報之稿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若投稿  
 十五 願報之稿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若投稿  
 十六 願報之稿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若投稿  
 十七 願報之稿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若投稿  
 十八 願報之稿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若投稿  
 十九 願報之稿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若投稿  
 二十 願報之稿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若投稿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五號  
 發行者 小說世界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五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及大商務印書坊

## 表 目 價 告 廣

## 表 價 定

接洽	遠地面詢即行奉復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等第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後	中	前	後	中	前	後	中	前	後	中	前	後	中	前	後	中	前	後	中	前
二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四十八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六十元	二十八元	十四元	六十元	二十八元	十四元	六十元	二十八元	十四元	六十元	二十八元	十四元	六十元	二十八元	十四元

郵章 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定 預			零售每册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四分 國外一分
	全	半	時		
新蒙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為限	年	年	期	册	數
	五	二	一	五	一
	十	五	元	元	元
	三	角	角	角	角
	元	元	元	元	元
	四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定閱諸君 如有詢問 或更改 住址通 信時務將 定單 號數 姓名 定戶 在何 處定 原寄 何處 四項詳細 開明方可 遵辦實錄 定戶太多 簿籍繁重 非此四項 無從檢查 難免仍有 誤寄特先 聲明

# 眼痛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打洋四元半  
每瓶洋四角半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兜安氏眼痛藥膏  
此乃上等眼藥比之各種眼藥水優勝多矣且用法簡便不假人手凡患眼痛眼赤眼皮腫火眼爛眼瞼等搽以此藥無不效驗如神請試之